

永远的西域

□ 文 / 高洪雷

作者简介 高洪雷，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局长、党委书记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作品有《另一半中国史》《另一种文明》《大写西域》《楼兰啊楼兰》《中华民族的故事》，等等。

本来，无论是非洲地区的古埃及文明，欧洲地区的古希腊文明、古罗马文明，还是亚洲地区的巴比伦文明、波斯文明、古印度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中华文明，都自成体系、自享尊荣并自有地盘，很难放下架子与其他文明主动融合。因此，

各大文明都高度警惕地防范着来自异域的战火铁骑。但是，人类对物质文明本能的渴望，冲破了国家机器设置的人为障碍，各大文明的交往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存续着，欧亚大陆之间的商路悄然开通。

> 从历史中走来

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，欧亚交往必须穿过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西域，也就是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塔里木盆地、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准噶尔盆地——两片山隔沙围的神秘区域。

在3600万年前的始新世晚期，今青藏高原还是烟波浩渺的大海。此后，印度洋板块向北俯冲并撞击欧亚大陆板块，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，使得此地最终于250万年前的更新世隆起为“世界屋脊”。由于这道高耸入云的山脉阻隔了北移的印度洋暖湿气流，山脉以北的西域便沦为干旱少雨之地，这也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库姆塔格沙漠、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形成原因。作为补偿，更新世冰期在山脉顶端形成的巨大冰川，又源源不断地为饥渴的大漠补充着乳汁，从而在西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葱茏美丽的绿洲。

这里地广人稀，绿洲遍布，除了大自然的不宽容，它应该是政治、文化、矿藏最为宽容的地方，是多元文明在沟通中落脚、在并立中会通、在呼应中共荣的最佳平台。它就像是一座跨越寒带、温带与热带的硕大森林，所有的蘑菇、大树、昆虫、野兽都可以在其中茁壮生长，只要有哪怕一丝生命力。

希腊神话中说，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，令它们朝对方飞去。当初看到这个故事时，我特意打开世界地图，想弄清楚这两只鹰究竟从哪里起飞，在哪里相会。

查阅了大量史料，我才惊奇地发现，这则故事其实是一个神谕，因为两只鹰应该分别从地中海沿岸和黄河下游朝内陆飞行，其飞行的路线就是丝绸之路，其相会的地点就是亚洲的心脏——西域。如果这两只鹰分别代表东、西方文明，西域包括的楼兰就是东西方文明汇聚的地方。

在这个人类交流的十字路口，周穆王、张骞、甘英、八戒、法显、玄奘、悟空西去了；佛图澄（Fotudeng）、鸠摩罗什（Kumārajīva）、达摩笈多（Dharmagupta）、苏祇婆（Suzhipo）、马可·波罗（Marco Polo）东来了。沐浴着5000年的风刀霜剑，世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，原本谁也没

想在这个荒凉之地驻足与经营，但却在不知不觉间交集于此，震荡于此，休憩于此，长眠于此，使得此地成为人类文明辐射、碰撞、受孕的去处，新文明诞生、成长、成熟的温床。这个看似知识贫乏的地方变成了喧闹的文化集市，这个物品奇缺的区域成了无所不包的商品集散地，这个人烟稀少的盆地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种展览馆，几乎所有的大型宗教先后抵达，30多种语言在这里从容交流，肤色各异的商旅、使者、教徒在这里握手作揖，战法迥异的军队在这里一较高低。旷野大风、蓝天绿洲，消弭了各大文明身上的暴戾与凶狠；沙海驼铃、枯树夕阳，增添了每个旅行者对人性与和平的渴望。一场场爱恨情仇在这里开场、落幕，一次次文明交汇在这里开始、结束。

西域，是汉代以来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。狭义西域专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，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的地区；广义西域则是对于阳关、玉门关以西，包括中国西部、中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的统称，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。

《史记》提到的西域国家有15个，分布在广义的西域内。《汉书》收入的西域国家共55个，多分布在狭义西域内。经笔者查阅与甄别，在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内的国家共有48个；而周边的康居、大月氏、安息、伊列（位于康居以北）、罽宾、难兜、乌戈山离7国不属西域都护府管辖。

西域48国在东汉时期兼并成33个，魏晋时期进一步兼并成8个。南北朝时期，鄯善降格为镇，乌孙被柔然踏平，车师前、后部被高昌取代。唐代，高昌被唐朝剿灭，焉耆被吐蕃占据，疏勒则被葱岭西回鹘占领，继而成为西域伊斯兰教的大本营。而佛教圣地于阗（今和田）与龟兹勉力支撑到宋代，最终沉没在伊斯兰圣战的汪洋之中。同力将这些灿烂的古国一起埋葬的，还有逐渐变暖的气候、得陇望蜀的沙丘、日渐畅通的海运，持续落寞的丝路……

至此，西域古国全部沉入历史的荒漠。如同伟大的尼罗河文明被沙漠化，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被盐碱化一样，风韵别致的西域绿洲文明也被塔克拉

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漫天风沙遮蔽了。

就在这个升起过 48 个灿烂古国的地方，有 14 个绿洲城邦葬身于茫茫沙海和洪水淤泥，更有无数个丝路重镇沉埋于漫漫黄沙，如丝路南道的楼兰遗址（楼兰国古城）、米兰遗址（鄯善国古城）、扞泥城遗址（鄯善国古城）、且末古城、安迪尔古城（安迪尔河下游古城）、安得悦古城（安迪尔河下游古城）、阿克阔其卡古城（安迪尔河下游古城）、夏央塔克古城（安迪尔河下游古城）、尼雅遗址（精绝国古城，位于尼雅河下游）、喀拉墩遗址（有可能是拘弥国古城、位于克里雅河下游）、圆沙古城（克里雅河下游汉代古城）、卡拉当格古城（克里雅河下游古城）、丹丹乌里克古城（克里雅河下游西部古城）、乌宗塔提遗址（有可能是渠勒国古城，位于策勒县东北部的沙漠中）、约特干遗址（于阗国古城，位于于阗河中游）、皮山国古城……如丝路北道的营盘古城（墨山国古城）、柯尤克沁古城（仓头国古城）、卓尔库特古城（汉屯田校尉城）、协海尔科台克古城（乌垒国古城）、皮朗遗址（龟兹国古城）、通古孜巴西古城、托库孜萨来古城……

正因为如此，西域被长期冷落在历史的角落里。在《史记》130 卷中，西域只占一卷，篇幅不到百分之一。《三国志》连“西域传”也没有。隋唐之后，关于西域的历史几近空白。

西域并不封闭。西域位于亚洲中部，有三条丝绸之路从这里诗意地穿过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通道，先后被称为青铜之路、皮毛之路、玉石之路、香料之路、陶瓷之路、茶叶之路、外交之路、传教之路，直到近代才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诗意地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里才有幸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汇的福地，各种看似天差地别的元素糅合在一起，孕育了一个与黄河文明、东夷文明同样璀璨夺目的混血文明——西域文明。它是世界四大文明相遇、纠缠而形成的一个鬼魅而绚烂的花结。

西域也不荒凉。早在秦汉时期，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就纷纷迁居此地，建立了星罗棋布的绿洲国家，史称“西域三十六国”。但据我考查，西

域都护府管辖范围内的国家共 48 个，其中 10 万人以上的 2 个，万人以上的 10 个。沿着三条丝绸之路，出现了三串珍珠般美丽的绿洲城邦，它们的名字我们至今耳熟能详，如楼兰、于阗、乌孙、高昌。

西域更不野蛮。大乘佛教在以今阿富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衰落后，西域成了全世界佛教的伟大中心，佛国于阗拥有僧侣一万多人，龟兹境内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世界著名的佛教洞窟。就连小小的焉耆国和鄯善国，僧侣也超过 4 000 人。我们今天常吃的石榴、葡萄、核桃、黄瓜、菠菜、大蒜都来自西域，我们今天的许多常用语，如上课、下课、作业，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创造的。

西域被揭开面纱，始自近代。可惜的是，完成这一开创性事业的，不是脑袋后面拖着辫子的中国人，而是西装革履的外国探险家：马尔克·奥莱尔·斯坦因（Marc Aurel Stein）、斯文·赫定（Sven Hedin）、沃洛克·贝格曼（Warlock Bergman）、艾尔斯沃思·亨廷顿（Ellsworth Huntington）、阿尔伯特·赫尔曼（Albert Herman）、橘瑞超（Tachibana Zuicho）……直到今天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瑞典、法国仍有大批人从事西域学研究，大量新疆文物至少躺在 200 多座外国博物馆里，粟特文只有德国、英国、日本语言学家能够看懂，北京大学教授段晴只能勉强读上几段。中国精通吐火罗语的学界泰斗季羨林已经驾鹤西去，梵语研究第一人蒋忠新已成故人，突厥语研究开拓者耿世民也于 2012 年过世。特别是日本，一直有大批学者把西域作为毕生的研究目标，他们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已有 60 年的历史。我有幸翻阅过日本作家陈舜臣的历史散文《西域余闻》、井上靖（Yasushi Inoue）的历史小说《楼兰》《异域人》，读过日本学者前岛信次（Maejima Sinji）的科普读物《丝绸之路的九十九个谜》、长泽和俊（Nagasawa Kazutoshi）的史学著作《丝绸之路史研究》《楼兰王国》，听过日本音乐家喜多郎（Kitaro）的歌曲《丝绸之路》，看过日本画家平山郁夫（Ikuro Hirayama）创作的西域画作，也反复浏览过日本考

古学家绘制的楼兰美女复原图。记得年过花甲的井上靖第三次从新疆归来时，曾专门写了一篇散文，发表在中国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文章的结尾是：

“我惬意地燃起了从西域归来的第一支烟……”

为此，我深感震撼，又倍感汗颜。

因为每当讲述中华文明史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忘记了在东夷文明、黄河文明之外，还有同样光芒四射的西域文明；因为我们在描述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时，往往习惯于强调“黑头发、黑眼睛、黄皮肤”，却常常忽略了生活在天山南北的白皮肤的欧罗巴人种以及欧罗巴、蒙古混血人种；因为我们常常自称“华夏儿女”“炎黄子孙”“龙的传人”，却不清楚这是“黄帝中心论”思想和大汉族主义在作怪，中国人不仅有黄河哺育的炎黄子孙，还有来自东部沿海的蚩尤子孙和来自西部草原的古欧洲人后裔；因为西域的母体是中国，中国人应该优先享受这一世界级文明瑰宝放射出的无尽光华；因为人口数量高居世界第一、学者绝对数也同样巨大的中国，不应该在西域研究上落在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人后面。

于是，时间与学识都局促不堪的我，硬着头皮走进了西域48国，如堂·吉诃德挑战风车。

如今的西域，像一个精致的梦，只对向往者、心仪者、冒险者开放心灵。如今的新疆，是一个黄、绿、白、红相间的所在。一道河床上沉睡着一串村镇，一座沙丘下掩埋着一座古城，一层文明下覆盖着一层文明。活着的文明以混血的方式继续活着，死去的文明因身陷大漠而保持着咽气前的纯粹与完整。当近代考古学家偶尔揭开千年古国的面纱，她那蒙娜丽莎般的



> 废弃的楼兰

微笑，她那栩栩如生的脸庞，她生前营造的宫宇、桥梁、佛塔、沟渠，无不闪烁出令人炫目的文明之光。“沙埋庞贝”“千年楼兰”“佛都于阗”“乐都龟兹”“交河故城”“独山守捉”“象牙房子”“圆沙古城”“小河公主”“太阳墓地”“米兰遗址”……它的每一次露面都惊艳如虹，玄妙如诗，美轮如画，遥远如梦。

我曾四次前往新疆，每一次跋涉在大漠风沙、苍山白水、残阳废墟、西风古道之间，轻抚着西域古国苍老胴体上的皱纹与伤疤，沐浴着沙埋古城的苍凉与雄奇，对视着饱满的大漠、温驯的长河、高旷的蓝天，我的视野都会高远一分，心胸都会宽阔一分，思绪都会绵长一分。这是一个能赋予你浩然正气、蓬勃朝气、昂扬锐气的地方。每一次来，都会洗去浮躁与铅华、狭隘与萎靡；每一次来，都会醍醐灌顶、大彻大悟；每一次来，都是心灵与人生的洗礼。

以天山为“书脊”，西域是一部打开的巨著，是最值得大写、最值得前往的地方。难怪余秋雨先生多次提醒人们：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“大历史”，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“大文学”，那么，请务必多去西域。❏

作者单位 /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

（本文编辑：张佳楠）